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考異卷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甄松年

謄録監生臣侯錫樂

尚書考異　　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尚書考異五卷明梅鷟撰鷟旌德人正德癸酉舉人官南京國子監助教終鹽課司提舉世傳古文尚書孔安國傳出於東晉梅賾賾自言受之臧曹曹受之梁柳柳受之蘇愉愉受之鄭沖宋吳棫朱子元吳澄皆

嘗辨其偽然但據其難易以決真偽未及一一盡核其實𪻐是書則以安國序并增多之二十五篇悉雜取傳記中語以成文逐條考證詳其所出如左傳莊公八年郕降于齊師莊公引夏書曰皐陶邁種德下德乃降本屬莊公語與宣十二年引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于怙亂者也夫襄三十一年引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昭十年引詩

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恌恌之謂甚矣語意一例而古文誤連德乃降三字列於經又昭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太史引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申之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而古文乃因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繫之季秋月朔漢石經論語孝于惟孝惟孝謂所孝之人與下兄弟對文包咸本于作乎古文乃掇惟孝友于

凡弟而截去孝乎二字則論語書云孝乎不能成辭如此之類所指摘皆有依據至鶩以二十五篇為皇甫謐所為徒因孔穎達引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考穎達作正義時今本晉書未出蓋臧榮緒之舊文今不得睹其全篇無由證其始末然如溼水出穀城縣兩漢志同晉始省穀城入

河南而孔傳乃云瀍水出河南北山人積石山在河關縣西南羌中漢昭帝始元六年始置金城郡而孔傳乃云積石山在金城西南凡此之類偽託顯然傳既如是則經亦可知固不得以好爲異論責𦂳矣至

國朝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出條分縷析益無疑義論者不能復置一詞然刱始之功實𦂳爲之先也此本爲范懋柱家天一閣所藏不

題撰人姓名亦不分卷數而書中自稱鶱按則出鶱手無疑謹加分析以舜典以下為卷二仲虺之誥以下為卷三太誓以下為卷四考舊本與同為卷五鶱又別有尚書譜持論畧同而不及此書之精核今別存其目不復錄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尚書考異原序

尚書二十八篇并序一篇共二十九篇秦博士伏生所傳乃聖經之本真也因綦秦焚書藏于壁中遭亂遺失所存者止有此耳伏生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因為大傳三篇漢文時求治尚書者無過于伏生使太常掌故晁錯往受傳之盖傳其文義講說以發明正經云爾景帝時所傳者亦不過如此至武帝時孔安國等專治古文尚書滋多于此矣故孔臧與孔安國書曰尚書二十八

篇儒者以為上應二十八宿不知又有古文尚書也可見武帝以前原無古文尚書明矣自安國古文未出之先尚書正經單行于世如日月之麗于天無一敝虧及安國古文既出之後分堯典慎徽以下為舜典分皐陶謨帝曰來禹以下為益稷分盤庚為三篇分顧命王若曰以下為康王之誥凡復出者五篇又于其間離逖改削竄易穿穴之變多而尚書無完經矣至其所治古文一十六篇者多怪誕之説及經書所引皆不在其内以

故當時老師宿儒尊信正經不肯置對尚從振理辨難不肯奏立學官雖以劉歆移書之勤猶譁攻不已其間或滅或興信之者或一二不信者恒千百其書遂不顯行于世然其遞遞相承蓋可考也此先漢真孔安國之僞書其顛末大略如此至東晉時善為模倣窺竊之士見其以訛見疑于世遂蒐括羣書掇拾嘉言裝綴編排日鍛月鍊會稡成書必求無一字之不本于古語無一言之不當于人心無一篇之不可垂訓誡凡為書者二

十五篇見詁訓之難通遂改易其字見意義之丁寧遂刊落其語見棄稷之不可以名篇遂更為益稷見盤庚之上中下可以便已大甲說命泰誓之上中下遂仍為三篇見報告之詞不可以離遂也遂合王出以下為康王之誥又見慎徽五典不可突起為舜典也遂增曰若以下二十有八字則愈巧矣愈近理矣無可得而滲漏矣無可得而掎摭矣雖英材間氣亦尊信服膺之不暇矣然不知自明者視之則如泥中之鬬獸蹤跡顯然卒

亦莫之掩也甚者至于不怡懌哉采政忽之類直改易之而無復置疑曰明都弗肯構弗肯穫厥考翼之經直刋落之而無復忌憚顧使聖人之正經反附麗偽書以行于世譬如成周東遷之主氣象銷茶惟列國是依以列國爲命者也不亦顛倒舛錯之甚也哉此東晉假孔安國之偽書其顛末大略如此愚每讀書至此未嘗不嘆息痛恨于先儒也夫所貴乎儒者之釋經在能除聖經之蔽翳使秕稗不得以雜嘉穀魚目不得以混明珠

華丹不得以亂竊竄焉耳今反崇信偽書以因奴正經
于畏聖人之言故不得不是而正之特作考異使學者
渙然知蔽塞之由然後知余之恢復聖經蓋有不得已
焉而非苟為好辨者也

尚書考異卷一

明 梅鷟 撰

史記儒林傳

伏生者濟南人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于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

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寛兒寛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寛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以試第次補廷尉史張湯以為奏讞掾後為御史大夫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洛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

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于此矣　今按太史公當漢武帝時偽說未滋故其言多可信如云伏生書出于壁藏獨得二十九篇又云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歷歷皆可信然則漢文帝時非無尚書也求能治尚書者耳山東諸大師匪無治尚書皆伏生弟子而推隆于宗師云耳晉人不知遂創為失其本經口以傳授其誕妄不足信可知矣今伏生書見在古今所引者皆如此昭然日星之明失其本

經者何篇以意屬讀者何章何句也邪又太史公未嘗言安國古文出於壁藏既曰頗能言又曰盖尚書滋多于此矣其言容有抑揚哉

漢書藝文志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閒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

氏立于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宫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于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脱簡一召誥脱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

脱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于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今按漢書與史記異者數處古文經四十六卷史記無此句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為之序史記無此句魯共王壞宅以書還孔氏事史記不載孔安國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史記不載二十九卷史記作二十九篇益一篇為一卷也漢書與史記不同者若此宜從史記為當然百篇之序史記班

班可見但孟堅以爲孔子爲之晦翁不可也

後漢書儒林傳

前書云濟南伏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爲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別爲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爲尚書古文學未得立

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為博士　牟長習歐陽尚書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為牟氏章句

宋登傳歐陽尚書　張馴傳大夏侯尚書　尹敏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周防師事盖豫受古文尚書

孔僖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　楊倫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

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　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　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

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今按范蔚宗歷述伏生今文書及安國古文書傳授顛末較然可尋遂盡除去誕妄不經之說使人得有所考有以知晉人古文二十五篇決非安國所傳之本何其精詳而簡當也哉班孟堅于是乎有愧矣何者伏生書傳之三家皆得立世固無疑安國書獨不得立世遂以為流落人間直至東晉始顯今觀安國傳之數世至孔僖世傳古文尚書則其子孫之傳者也

都尉朝庸譚尹敏葢豫周防丁鴻楊倫杜林賈逵馬融鄭玄則其弟子之相傳者也雖不得立之學官而其家傳及弟子之相傳正為先漢之偽古文而非晉人始出之古文明矣

隋經籍志

漢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寛寛授歐陽之子世世

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于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兄子建别為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絶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

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為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于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為之注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

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興于大航頭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又有尚書逸篇出于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闕者故附尚書之末　今按隋志雖約史記兩漢書而為之然其言時與史漢書乖戾者多首以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

蓋以泰誓足二十九篇之數遂使後人承訛踵誤其失一也不志兒寛詣博士受業孔安國其失二也不書尹敏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周防師事蓋豫受古文尚書其失三也不書孔僖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其失四也于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為之注下不書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其失五也其下遂變文云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絶無師說其

失六也又云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其失七也又其後不書王肅得見安國古文尚書及皇甫謐梁柳鄭沖等所傳安國古文尚書次第其失八也所以有此八失者蓋不知二十九篇本以序言而非偽泰誓又不知都尉朝庸生兒寛尹敏蓋豫周防孔僖杜林賈逵馬融鄭玄所傳古文同一張霸所作者遂誤以都尉朝庸生所傳者為東晉梅賾所上而以杜賈馬鄭所傳者然後為張霸偽書故也夫隋志徒知都尉

朝庸生為尚書古文學未得立者為即梅賾所上而不知孔傳紹孔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實即十六篇張霸等所作之古文而非二十五篇之古文然則隋志之失昭昭矣

伏生今文書二十九篇

堯典臯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凡二十八篇乃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隷寫之隷者當時所行之字也故曰今文孔頴達曰泰誓本非伏生所傳武帝之世始出而得行史遷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内故云二十九篇也蔡沈曰伏生本二十八篇今加泰誓一篇故為二十九篇耳鷟曰孔氏蔡氏皆瞽説也史記儒林傳言秦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則伏生壁藏之時初不止二十九篇其後亡數十

篇獨得此耳是二十九篇皆伏生壁藏者安得謂今加泰誓一篇故為二十九篇哉且伏生於漢定兵熄之時得二十九篇正高惠之間其後至文帝時始授晁錯然又更景帝至武帝末年張霸偽泰誓始出故馬融云泰誓後出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别録曰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内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説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伏生當漢初定之時即以二十九篇教于齊魯之間安得謂太史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事得行入于

伏生所傳内故為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哉漢藝文志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今按藝文志所言所以疏史記儒林傳之言也見百篇之書共序為百一篇亡失者七十二篇止求得二十九篇二十九篇之内二十八篇為尚書經而一篇為序其

言明甚東晉時偽作孔安國尚書傳序者亦知此意故曰今所定者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可見書序正在二十九篇之數内矣馬融等所注二十九篇者正謂此也尚何言哉試以史記考之則百篇之序散見于夏殷周本紀中雖不盡完備然顛末可考正可以見伏生二十九篇之經乃并序言之而非以偽泰誓矣

故曰孔氏蔡氏皆瞽說也

尚書大傳三卷

崇文總目漢濟南伏勝撰後漢大司農鄭玄注伏生本秦博士以章句授諸儒故博引異言援經而申證云晁氏曰勝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音聲猶有訛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勝終之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其闕而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陳

氏曰凡八十三篇當是其徒歐陽張生之徒雜記所聞未必當時本書也　今按伏生大傳亦多虛辭濫說故其後世多作偽書非伏生之為偽也後之為偽者由是而出也卜子夏門人田子方流而為莊周况伏生乎然大司農鄭玄為之注必其書多有可採者故也年且百歲乃授晁錯之時今晁氏以為歐陽生張生當是時從學焉則妄矣當漢定求書出其壁藏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年何嘗及百歲耶且百歲之翁音聲訛誤先後差舛

又安能作傳三篇都為三卷者哉又曰勝終之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而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者凡皆無徵不信之辭也漢世之鄭玄以大儒而為之注異世之晁氏乃因晉人失其本經之言而遂架空臆說其亦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欲以稱量事物豈不繆哉

古文二十五篇

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大甲三篇

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此二十五篇者云皆科斗書科斗者倉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吳氏曰伏生傳于既耄之後而安國為隷古又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内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本意與夫本末先後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今篇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佶曲聱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

二人之手而遂定為二體乎其亦難言矣朱子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藏之中不能損一字者又四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曰小序决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為名

耳又曰孔傳并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小爾雅也臨川吳先生曰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偽泰誓共二十九篇張霸偽古文書二十四篇雖在而辭義鄙不足取重于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為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于理比張霸偽書遼絶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為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為五十八篇并書

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為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為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壁傳五十八篇孤行于世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為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輯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

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夫以吳氏及朱子所疑者如此顧澄何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為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為卷帙以别于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為一以寘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澄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䕶案吳氏朱子吳先生三大儒之論如此凡皆迥出常情洞燭真偽無所因襲之見此所以為豪傑聖賢也夫豈雷同附和并為

一談牢不可破者可企而及之哉然則不内照于心求其真是所在而往往首鼠兩端又或噤喑不敢出一聲者正所謂昧其是非之本心者也其不得罪于三先生者幾希矣吳先生文集中又嘗有詩云先漢今文古後晉古文今若乃伏生者遺像宜鑄金其所以寶愛聖經而掊擊僞書者何其嚴哉

古文尚書十三卷

晁氏曰漢孔安國以隸古定五十九篇之書蓋以隸寫

籒故謂之隸古其書自漢迄唐行于學官明皇不喜古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絶陸德明獨存一二于釋文而已皇朝吕大防得本于宋次道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傅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攷之可以知制字之本也共滎鄭氏曰按易詩書春秋皆有古文自漢以来盡易以今文惟孔安國得屋壁之書依古文而隸之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鄭玄為之注

亦不廢古文使天下後世于此一書而得古意不幸遭明皇更以今文其不合開元文字者謂之野書然易以今文雖失古意但參之古書于理無礙亦足矣明皇之時去隸書既遠不通變古之義所用今文違于古義尤多臣于是攷今書之文無妨于義者從今有妨于義者從古庶古今文義兩不相違曰書攷迨武成而未及終編又有書辨訛七卷皆可見矣馬端臨曰按漢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

今文尚書十三卷注言玄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隷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隷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隷書秦漢間通行至唐則又變而為俗書矣何尚書猶存古文乎蓋安國所得孔壁之書雖為之傳而未得立于學官東京而後雖名儒亦未嘗傳習至隋唐間方顯往往人猶以僻書奥傳視之繕寫傳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尚是安國所定之隷書而未嘗改以從俗字猶今

士大夫藏書之家有奇異之書世所罕見者必是舊本且多古字是也噫百篇之書遭秦火而亡其半所存者五十八篇而其間此二十五篇者書雖傳而字復不諧于俗傳于漢者為科斗書傳于唐者為隸書皆當時之人所罕習者蓋出自孔壁之後又復晦昧數百年而學者始得以家傳人誦也　今按鄭夾漈云孔安國得屋壁之書依古文而隸之以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蓋正指隸書為隋唐之古文未嘗以

科斗言也晁氏又云安國以隷寫籀謂之隷古則知以隷為古文者乃晉人假安國之自稱已如此馬端臨不知此意言雖明而徒為贅爾至其餘所言者則承訛踵誤全無考證皆妄說也夫朝乃安國弟子未曾授東晉古文也僖乃安國數代曾孫亦未曾授東晉時古文也兒寛以親受學安國亦未曾授太史公以親見安國皆未曾見而云又復晦昧數百年則其未晦昧之前所見者果何人耶所傳者果何書耶學者亦可以自悟矣朱

子曰孔書是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邁特之見豈鼠肝蛙腹者所能及也耶

朱子語録

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得只是孔叢子等做出来因說書云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如毛公詩如此高簡大段爭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底話收拾于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訛舛理會不得如此可疑也無小

序皆可疑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為治之次序至讓于舜方止今却說是讓于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代政事之終始却說歷試諸難是為要受讓時作也至後諸篇皆然况它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極輕却疑是晉宋間文章况孔書是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今按朱子之見誠為超邁朱子之言誠為精當但猶頗有放失者愚請得而補之小序在于二十九篇之數又史記班班可考孟堅以為孔子所

作則因其流傳之久故也是則雖非孔子親筆然先秦戰國時講師所作無疑晉人假孔安國書東晉方出不惟前此諸儒皆不曾見雖前此真孔安國亦不曾見蓋安國子孫孔臧孔僖遞遞相承安國諸弟子兒寛庸生表表人望安國諸友董仲舒太史遷名世儒者曾無一人一言及于二十五篇之内者則亦不必置疑而的然可知其偽矣又况蒐竊補綴如泥中之鬭獸蹤跡形狀亦焉能廋哉朱子于先漢小序盡力排之不肯少恕于

東晉後出偽書雖云可疑之甚然不免表章尊顯疑信相半遂使蔡沈之徒從厥攸好違已所疑豈匪過于放失而同染汙俗之見也歟

孔安國尚書註十三卷

晁氏曰安國古文尚書至晉齊閒始顯詳見總論唐孝明不喜古文以今文易之又頗改其辭如舊無頗今改無陂之類是也按安國既定古文會有巫蠱事不復以聞藏于私家而已是以鄭康成註禮記韋昭註國語杜

頎註左氏趙岐註孟子遇引今尚書所有之文皆曰逸書葢未嘗見古文故也然嘗以禮記較說命孟子較泰誓大義雖不遠而文不盡同意者安國以隸古定時失之耳愚今按晁氏之言多未詳悉葢考焉而不精故語焉而不詳也首言安國古文尚書至晉齊間始顯是以晉人偽安國之古文即為先漢真安國之古文也其言謬甚論其義理則先漢之古文不如東晉之古文尤為近理何者先漢之偽紕漏顯然其失易見東晉之偽無

一書不蒐葺無一字無所本自非英才間世之大賢不能以出于一手置其疑不能以平緩畀弱斥其非世之陋儒其智如蝨不出裩襠敝精神于爾雅蟲魚之蹇淺而略無超然獨得于牝牡驪黃之外之玄微則其奔走服役之不暇而遂為膏肓沈痼之疾病不亦宜哉論其時歲則先漢之古文實為安國之家傳而東晉之古文乃自皇甫謐而突出何者前乎謐而授之者曰鄭冲曰蘇愉曰梁柳而他無所徵也冲又受之何人哉冲愉等

有片言隻字可考証哉此可知其書之杜撰于謚而非異人一也後乎謚而上之者曰梅賾而賾乃得之梁柳即謚之外尤此亦可知謚之假手于柳以傳而非異人二也至其作帝王世紀也凡尚書之言多創為一紀以實之此其用心將以羽翼是書而使之可以傳遠則其情狀不可揜矣尚何疑哉然則賈逵鄭康成所註正安國的傳之古文于禮記國語左傳孟子所引尚書之文悉皆不載故諸儒疑信相半辨駁紛然皇甫謚窺見

此意故所杜撰特為用心然出于一手終不可蓋平緩
卑弱終不可掩諸賢雖註先漢的傳古文而未見東晉
後出之古文是以凡遇所引皆曰逸書蓋以此也晁氏
乃曰會有巫蠱事不復以聞藏于私家而已是以康成
等未嘗見古文誠為可笑之至也當是時豈猶有秦人
焚書之餘威乃以安國與張霸等所作之十六篇者而
遞遞相承以至于塗惲也耶天之歷數在爾躬一節離
為三段而偽增其上予小子履一節離為二段而亦偽

增其上心勞日拙實允蹈之矣乃曰以禮記較說命孟子較泰誓大義雖不逺而文不盡同是則真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不知務甚矣哉

孔安國尚書序

今按此序皆依傍左傳推尋漢志而為之惟其依傍左傳故其包羅略取以為二十五篇之經者皆此依傍之故智也惟其推尋漢志故託壁藏之說隷古定之說四十二卷之說巫蠱未上之說皆極推尋之周詳也然三

墳五典之說則用鄭玄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鄭玄云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是也賈逵亦云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常之典八索九丘則用馬融之說馬融云八索八卦九丘九州之數也既曰言大道言常道歷代寶之以為大訓矣又曰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則於言大道者盡見删去於言常道者亦去其三而於歷代所寶以為大訓者亦為寶非其寶而不足以為訓所可寶訓獨二典耳豈夫子信而好古之意哉程子覺其言

之失遂為之分疏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說聖人豈得而去之哉若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後世之繁衍末術也固非常道聖人所以不去也或者所謂羲農之書乃後人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為神農之言及陰陽權變醫方稱黄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蓋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為治有迹得以記載有史官以識其事自堯始耳審如程子之言則外史所

掌玉石不分而倚相所讀疏糲並蓄此又不通之論也先儒又覺此言不足為之分疏則曰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録必非偽妄而春秋時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書猶有存者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删去之或其簡編脱落不可通曉或是孔子亦見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深究其説也蓋亦疑而不之從矣殊不知吾夫子之贊易也雖穆姜之言亦在所取況八卦之説豈忍盡刋誦詩也雖鳥獸草木之名亦貴

多識況九州之志豈忍盡除誰謂聖人之聞孫也而有如此立論哉

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纔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旁求二字本出楚語白公子張之言作古文者用此句法蓋屢矣湯誥曰聿求元聖與之勠力伊訓曰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太甲曰旁求俊彥啟迪後人咸有一

德曰眷求一德俾作神主說命曰俾以形旁求于天下
又曰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大猷二字見詩小雅匪大猷
是經彼注云猷道也大道即先王六籍是也濟南伏生
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此數句特
為擴逸全匪事實蓋所以為致隆於其古文之地而巳
矣既曰年九十矣而又云過者謂其老耄之至不無昏
昧遺忘者也豈若古文之出於安國壯年者乎既曰失
其本經矣而又曰口以傳授者上句謂其倍文暗誦全

無本經可據不無斷章缺句於其心也下句謂其脣舌

老梗方言異音不無三豕舉燭於其口也豈若古文之

為壁藏完本者乎既曰二十餘篇矣而又加之以裁云

者可見不惟古文二十五篇者非老耄之翁心所能暗

記口所能傳授而其餘錯亂磨滅不可復知者决非老

耄之翁所能暗記傳授者矣伏生豈知古文之猶有二

十五篇猶有錯亂摩滅不可復知之餘者乎其言皆出

於衛宏而失之與史漢書乖迕不合衛宏定古文尚書

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頴川異錯所不知凡二十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衛宏者正作僞之尤者也朱子辨詩經小序云或以為出於衛宏或以首句出於夫子而衛宏特增廣潤色之耳則其所由來久矣夫伏生授晁錯時固已年過九十矣方其當漢定求書之時正係子嬰以組之際否則還定三秦之日否則即位汜水之間何者高祖之始入關也約法三章而已餘悉除秦苛法伏生果何憚而

不即出其壁中之藏耶故史記漢書皆云即以教于齊魯之間然則槩謂其年過九十然後傳授其言特為横逸全非事實矣史漢書皆云伏生為秦博士以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漢定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則今文二十九篇者正伏生壁藏之本經也然則反謂亡其本經者其言又特為横逸全非事實矣史漢書謂即以教于齊魯之間者言即以其壁中所得二十九篇教于齊魯之間也所傳授者本經所講解發揮者出於

伏生之口可也豈有匿其壁出之本經而口以傳授者邪果如其言以為本經盡亡則其教于齊魯之間數十年之久獨不能録出成帙以相授與者邪假使伏生不能録出則齊魯之間羣弟子之衆獨不能依其暗誦之口繕寫成經者邪師既以口授弟子亦以口受泛泛乎如飄風之過耳好音之供聽果何為哉不特此耳老師宿儒之女能傳二十九篇之言以教晁錯又不能録出父書校讐精詳使其言人人可知然後授之以遠別也

乃嶄於一書而句句傳言教錯以自犯於內言不出梱之誡何邪然則謂伏生口以傳授者其言又特爲橫逸全非事實矣隋經籍志謂伏生爲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源遠末分端緒較然此又何說哉豈伏生能作四十一篇之傳而不能寫二十九篇之經邪吾意漢自惠帝除挾書之令孝文求遺書於天下則二十九篇之經已有之矣特無治之者與無有同故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治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

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葢受其講解之說以治經耳餘皆衛宏及晉人附會之辭史漢書所不載者不足據以為信也其所以必為此妄說者葢不媒孽伏生傳授之短則雖欲割伏生孟子之堯典以分為舜典擅改伏生之眞傳以成其慝志人孰信之哉雖欲以平緩卑弱之辭氣而參列雄渾古奥之聖經以牽掇補綴之碎錦而儕輩純粹無瑕之美玉人孰誦之哉鼎陶謨之割為益稷盤庚之割為三篇顧命之割為康王

之誥一則以示其古文壁藏之真一則以㪺其寂寥短章之失一則以張其太甲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之本也其情狀豈不昭昭乎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

上文曰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家語云孔騰字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壁中西漢記尹敏傳云

孔鮒所藏二說不同則未知其為孔襄者乎則未知其為孔鮒者乎孔襄至安國不過四世孔鮒至安國不過五世已不能保孔子舊宅共王雖貴良心猶存亦不知有聖人舊宅之不當壞此豈近於人情又宅之壞不壞固不克保數傳之後遂不覺有先人壁藏之經此又豈近於人情其曰王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又何其怪而迂邪向為何聲豈其鬼邪為此說者欲以神其事耳不知怪神之事夫子所不道也毋怪乎偽泰誓之言曰白魚入于

王舟有火飛於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麗纓假之而不已也秦自盧生入海求神仙持圖讖以還曰亡秦者胡也又有滈池之璧曰明年祖龍死又稱夫子之言曰有一男子升我堂顛倒我衣裳之說臣不知為矯詐徑以誣乎君孫不知為矯詐以誣乎祖於是援神契考靈耀等書顯行于世綿綿延延至於東漢目為聖書桓譚以非聖受責矣其來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此蓋張霸作偽經之時造為斯事以示信於人而班固誤信之然藝文志云鼓琴瑟

鍾磬之音不過變易沛公欲屠魯至城下聞絃誦之聲為其守禮義之國乃不屠魯之意以為孔氏之人鼓之而共王感焉云耳至作偽古文序者易其鼓字改作聞金石絲竹之音始涉於怪耳不然太史公親受業於孔安國何故獨不載共王壞宅與夫巫蠱事興經術道塞之語而但云尚書滋多於此矣可見史遷之前偽古文雖出而妄誕之辭猶未盛哉

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

十九篇為四十六卷

晉人以舜典合於堯典歸咎伏生如此則何不先以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為堯典曰者歸咎孟子乎又何不先以有鰥在下以起下文使不可斷放勳乃殂落以承上文使不可截者歸咎虞之史臣乎先漢孔安國之古文曰棄稷東晉偽孔安國之古文曰益稷俱非也恐人復效尤又將以於予擊石拊石以下為后夔耳太甲說命太誓古人所引者多矣蒐羅不盡將復有馬融輩

之辨首尾衡決將莫揜文理之不貫故不若分為三篇則盡於蒐羅易於接續也不析盤庚為三篇恐人以今文例之而覺其非類矣堯典大旨在禪舜故篇名堯典而偹載大舜之始末顧命大旨在立元子釗故篇名顧命而偹述康王之問答然後於篇末而結之曰王乃釋冕反喪服所以終顧命之意晉人不歸咎周之史臣之元作一篇而歸咎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何其桀驁不道一至於此哉雖邉聖經僭妄矯誣後之儒者尚

不覺寤豈不謬哉復出此篇吾今修之曰復合此篇其下文曰并序為五十九篇此一句見晉人識見猶高於蔡沈孔穎達遠矣葢小序之文班班見諸史記而班固亦曰孔子為之序其作意正指小序為二十九篇之數也孔穎達蔡沈不知此旨猥以偽泰誓當之其言出於隋經籍志而不覺其與東晉偽孔安國序文悖而馳也然則孔穎達蔡沈為東晉偽書區區將順之忠臣者猶有所未至也為四十六卷一句亦此人求合漢書以取

信後人之意

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

待能者

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一篇今亡謹案周宣王時石鼓文磨滅不可讀猶存一二若其魚維鱮

何以貫之唯揚及柳云云者可考也四十一篇之書藏之壁中未及二三十年遽盡不可讀果何謂耶以今文考定二十五篇字字句句無一脫誤今於四十一篇之書曾不能考定其片言半語以傳後人又何故耶豈四十一篇之文更古於二十五篇者不可以今文而考定之耶又豈安國之疎畧不能依其本眞繕寫副本遺之後人而悉上送官意果何為哉不惟安國之不能掇拾其格言以傳後人至於左傳國語孟荀史記諸書皆為二

十五篇之中蒐尋殆盡此外不見遺珠又何故耶武帝好古之君送官之後不見詔天下能治古文者想老而衰耶蓋嘗考之二十五篇之書補綴碎錦疊穿屑玉不遺餘力矣想亦氣憒力竭不復能措辭者耶試舉一二大者言之如欲補湯征則孟子荀子諸書悉蒐入仲虺之誥與湯誥矣此外更無可以援引擴充者亦可知也如欲補冏肅慎之命則左傳諸書悉蒐入旅獒矣此外更無可以援引擴充者又可知也然則此數語俱為假

設之辭全非事實其情狀亦焉廋哉何者史傳漢志皆無此數語且前漢之末劉歆移書太常請建周官左傳古文尚書欲立博士而其言亦云古文尚書十六篇未嘗以為廿有五篇可見晉人皆妄說也能者非劉歆而誰

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

史記言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

其家逸書得十餘篇益尚書滋多於此而未嘗言五十九篇也至漢書始言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而未嘗言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也至東晉偽序始云悉上送官藏之書府又云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會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此其言將以取信於我後之人而不知其不可信者顯然也夫云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然已悉上送官藏之書府即漢書所謂安國獻之者是也故劉歆移書太常請立

學官諄切不已但云古文尚書十六篇正與史記所載
逸書得十餘篇者合既未嘗以為二十五篇亦未嘗以
為五十九篇也由是觀之謂安國五十九篇未列於學
官史遷劉歆所不載者此妄說也既云承詔為五十九
篇作傳漢武雖暴未至有焚書禁學之令頒行天下安
國豈得廢閣詔令書傳成而不復以聞者哉武帝雄才
大畧表章經術偽泰誓之紕漏顯然猶且立之學官謂
因巫蠱息經籍誣武帝甚矣且安國既不以聞矣其後

都尉朝安國之弟子也庸生輩受業於朝之弟子也亦寂然未嘗言有安國之傳何也由是觀之謂安國承詔作傳不復以聞者此妄說也先儒之說惟陳氏頗為存疑陳氏曰考之儒林傳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遞遞相承以及塗惲桑欽至東都則賈逵作訓馬融鄭玄作傳註解而逵父徽實受書於塗惲逵傳父業雖曰遠有源流然而兩漢名儒皆未嘗實見孔氏古文也豈惟兩漢魏晉猶然凡杜征南以前所註經傳有援大禹謨五子

之歌肴征諸篇皆曰逸書其援泰誓則云今泰誓無此文葢伏生書亡泰誓泰誓後出或云武帝末民有獻者或云宣帝時河内女子得之所載白魚火烏之神實偽書也然則馬鄭所解豈真古文哉故孔頴達謂賈馬輩惟傳孔學三十三篇即伏生書也亦未得為孔學矣頴達又云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於亂其紀綱以為太康時皇甫謐得古文尚書於外弟梁柳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之葢自太保鄭冲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

曹授梅賾為豫章内史奏上其書時已亡舜典一篇至齊明帝時有姚方興者得於大航頭而獻之隋開皇中搜索遺典始得其篇夫以孔註歷漢末無傳晉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而散在民間故耶然終有可疑者今按陳氏之説猶有未明葢安國子孫遞遞相承者實先漢之古文而非晉人之古文也由是觀之謂以晉人之古文以晉人之作傳而傳之安國之子孫以貽後代者妄説也

尚書考異卷一

尚書考異卷二

明　梅鷟　撰

舜典

孟子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勲乃徂落邾魯相去地近孟子生距孔子時未逺子思曾子又適傳豈孟子所傳尚書顧脫舜典二字必㑹秦火之餘數百年後土壁所藏之本然後增此二字邪且伏生年已九十當其傳

晁錯時固在文景世考其生之辰猶在秦火未燃之前今馬遷史記亦以愼和五典接於堯善之之下未嘗分則伏生所傳之本正孟子所讀之本而安國所傳之本決非孔壁所藏之本安國所傳之本既非孔孟相傳之本則舜典二字決為贋增可知矣或曰科斗字難寫故多脱誤而引經遺忘諒讀不精熟耳予不古文之信壁藏之據何哉曰吾予抉古文以叔伏生據壁藏而禽孟子似也不曰壁藏乃東晉所上古文亦宵夫誒説者乎當

漢之初唯張霸偽泰誓盛行而羣儒譁而攻之焉耳其他古文假云出於壁藏者實豈與晉古文同者哉馬遷博極羣書考據精深所作本紀亦同今文尚書也間或攈拾先漢古文耳何有一言一字及此晉人之古文邪然方其造意增此二字之時特不過如皐陶謨複出益稷二字蓋曰簡冊重大然也初未嘗偽為曰若稽古以下二十有八字猶有使人合前叚而觀其文理血脉之意及姚方興增二十有八字之後而舜典遂與堯典抗

而分為二篇愈遠愈失真矣學者當知張霸孔安國等增舜典二字贋也其為聖經之害猶淺也至姚方興增曰若以下二十有八字贋之贋也則其為聖經之害益以深矣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也世之儒者何苦信此假飾之浮雲以蔽虧吾聖經之白日也邪

曰若以下二十有八字

古文分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而姚方興者云得此二十八字於大航頭上之自今觀之盜倣堯典首章而為

之也幸其間紕繆顯然有可得而指言者何也堯吁驩
兜之薦共工而未去也其後曰流共工於幽洲所以終
此文意堯咈僉之薦鯀而未去也其後曰殛鯀於羽山
所以終此文意堯曰我其試哉其後歷試諸難又所以
終此文意舜大功二十堯大功一舜之功皆堯之功也
孟子曰堯舜之知不徧知仁不徧愛急先務急親賢可
謂深知堯舜者此可見虞夏史臣之善觀堯舜也以堯
舜為一體也離而二之不見史臣之本意矣一可疑又

篇首即曰允恭克讓而克讓之實正在三載汝陟帝位之言及受終文祖之事離而二之則克讓之言為無徵虛設受終之事為無首突出矣二可疑依古文分之則篇名堯典而訖於戒二女欽哉之語於堯不得考其終篇名舜典而首慎徽五典之語於舜不得考其始依伏生書讀之至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而後堯之終血脉貫於前而不可截欽哉以上為堯典矣起有鰥在下曰虞舜而後舜之始文理通於後而不可截慎徽以下

為舜典矣其文理接續首尾一事如此則堯舜誠為一人舜典不必別出矣且既曰虞舜而改曰帝舜既曰帝舜而猶未陟帝位非經文簡質之體三可疑其曰濬哲云者玄王相土之德也是在商頌長發其曰文明云者大人德普之天下也是在乾卦文言又二字已見篇首以言堯也曰溫恭云者古昔先民之傳也是在那之四章曰允塞云者周宣王之猷也是在大雅常武曰玄德云者玄王之德也亦在長發又見淮南子鴻烈訓舜為

大聖人固無待於叢集古今之美德衣被而說合之也若果如方興所言吾將求其備世未有濬哲而不文明者亦未有文明而不濬哲者四字長二字葢倣篇首明文思三字而不覺其重複也世未有温恭而非基衆德者亦未有允塞而非倫天道者四字亦長二字葢倣篇首欽之一字而不覺其繁蕪也苟為不然則商之孝子順孫竊取二字以頌始祖而默寓其不足於文明温恭允塞之意以示譏諷周之忠臣義士竊取二字以美宣

王而默寓其不足於濬哲文明溫恭之意以示譏諷豈詩人忠厚之旨哉乾之大人止文明而尚欠六德古之先民止溫恭而欠六德是詩人孔子吐辭為經者尚猶有欠缺不完之處不如方興之善觀聖人善言德行也四可疑乃者繼事之辭史記伯夷列傳乃試之於位綴於岳牧咸薦之下與經合今乃命以位之乃字實出伯夷傳而失其旨何者帝曰俞予聞未嘗即命以位必曰我其試哉必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今以乃命以位

綴於玄德升聞之下不見帝堯慎重歷試之意五可疑
凡其可疑者如此而彼且晏然居之不自疑者其心必
曰吾世高曾吾地至聖吾文古吾勢便雖畧取衆美以
無道行之其誰敢不畏故也吾固以為伏生書獨得其
本真或者乃起而嘆曰予之言誠與孟軻合蔡傳中覺
其位字之失遂以職位為之分疏不知方興之意因下
文汝陟帝位之位而言也否則章首既言帝舜而下文
方言命以臣位邪且一篇大事莫過禪位一節豈方興

之言及於職位而止邪益蔡沈之意不過區區為方興將順之忠臣不敢明指其偽故如此耳真所謂局促如轅下駒者也吾無取乎爾

大禹謨

變亂聖經之體者大禹謨是也凡伏生書典則典謨則謨誓則誓典謨誓雜者未之有也今此篇首至萬世永賴時乃功謨之體也自帝曰格汝禹至率百官若帝之初典之體也自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至七旬有苗

格誓之體也混三體而成一篇吾故曰變亂聖經之體者大禹謨是也雖然不惟變亂之而已而又反易之焉皐陶禹謨之戒帝曰毋若丹朱傲帝之命禹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交相儆戒如此而此篇禹以六府三事自述而帝以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歸功是反易謨之體也堯典曰乃言底可績可之一言豈以舜之功為有餘哉正天子告臣之體默寓儆勉之意今此篇曰惟汝賢懋乃德嘉乃丕績則諛禹之詞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則少禹之詞也至於詢事考言以為慎重受禪之實事曾無片語是反易典之體也古者誓師而出無敵于天下今會後誓師歷三旬之久而苗民逆命是苗之誓茫無成筭猶在甘湯太牧之下也而可乎是反易誓之體也吾故曰不惟變亂之而已而又反易之焉此之謂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首句倣堯典皐陶謨雖兩倣之而倣皐陶謨之意多故

不曰帝禹而曰大禹益此篇以謨稱故也雖以謨稱然事體莫重於受禪主意尤注於擬典故即以文命二字倣放勲二字既倣放勲二字又恐人得以躡其迹下文后克艱二句復轉而倣臯陶謨也夫其變見出没至於如此學者豈得容易窺之哉文命二字史記以為禹名而此不從之以敷于四海綴其下者亦此人善變見之一端也猶放勲二字堯典以為至功之意而後人乃引放勲曰初何害於經邪此人頗能深知曲折如此宜其大

肆手筆以巍然擅尊於後世也歟敷於四海約禹貢束

漸數句之旨而成文祗承於帝之語王耕野曰當合下

節曰字點句而此句做周誥靈承於旅之句其意必曰

靈字固新奇猶不若我祗字爲精切且同彼用靈字則

蹈襲易見故換作祗字即後世作詩奪胎換骨之法也

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后克艱厥后之言於臯陶謨允迪厥德用其意於孔子

論語用其辭后即君字之别名艱即難字之換字也臣

克艱厥臣於臯陶謨謨明弼諧用其意於孔子論語用其辭臣即語之臣艱即不易字之減字也有臯陶謨以爲繩墨有聖人所引之言以爲活法由是而作爲聖經以號召於天下其誰則敢議宜乎後之儒者皆俯首爲之服役誦讀之不暇也蓋至此而孔子亦在其範圍之内矣何者後聖人固宜讓前聖人也雖然吾則不能無言焉夫聖人教君遠捨前聖之格言而近述一時之方言豈偶忘所删述之經邪抑豈定公質下不可與入大禹

之道祇可與述世俗之常耶以孔子為必居一於此二
者吾則不敢以為然也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俞見前篇允字亦見前篇若茲見周誥諸篇嘉言即昌
言之別伏字見盤庚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野無遺賢
見詩小序萬邦咸寧見易大傳稽於衆見召誥稽我古
人之德稽謀自天之稽字舍己從人無告見孟子王制

亦曰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不虐二字即洪範無虐字文五十年季文子曰君子之不虐幼賤不廢廢字見八柄困窮字凡二次用一則商書子惠困窮惟帝二字見皐陶謨時克敏時舉此可見蒐集之大畧但舍己從人一句孟子蓋以言大舜樂善之誠此則舜之言而以惟堯能之畧不同耳孟子大賢也且生又後安得與大舜爭强奪堯而即與舜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

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闕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景字古文無彡唐玄宗天寶三載命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時所增也今從古文惠迪二句即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意景響二字見荀子諸書荀子富國篇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影嚮楊倞註嚮讀為響又曰其下應之如影響又臣道篇曰形下如影

齊給如響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巳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詩曰用戒不虞以儆字代用字以無字代不字依無逸當亦作罔淫於逸然句法名同而用語逸遊莊周淫樂字任賢二句見戰國策趙武靈王曰書云去邪勿疑任

賢勿貳禮曰疑事勿質儆戒一句提其綱下文三罔是儆戒其修諸身者三勿是儆戒其施諸朝廷者一惟是儆戒其凡間志慮者又二罔是儆戒其施諸民者二無是儆戒其始終者末句儆戒之效也僖二十年臧文仲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此一節全宗左傳文六年郤文公曰命在養民七年郤缺言於宣子引夏書止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而無上文一段但其下釋之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今修飾其文於上如此惟修修字見禹貢　今按此章果有如上文數語則郤缺決不訓釋於下觀郤缺訓釋於下則上文決無此長語王耕野云戒之一句誘之以賞也董之一句

懼之以刑也勸之以九歌和之以樂也三者並用所以能使治功久而不壞也襄二十八年晏子曰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僖二十四年君子曰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文十八年史克曰地平天成又內平外成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

此因孟子有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又見下文臯陶陳謨故意當時禹必讓臯陶也王耕野先生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大禹又安得以無功而辭民不依出於不情非臣子所以對君父之語莊八年公曰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乎

帝曰臯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方欲禪禹因薦皋陶而遂與皋陶言者倣堯典禹拜稽首讓於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而其下因亦命棄契皋陶也惟茲臣庶孟子以為舜告象之言下文汝其于予治此則曰罔或干予正于去一鈎作干又止蹈襲一予字何其神於變化邪堯典命皋陶曰汝作士五刑有服此則曰汝作士明於五刑又皋陶方施象刑惟明堯典命皋陶之先命契曰敬敷五教此則曰以弼五教弼又後篇弼成五服之弼孟子曰舜命象曰汝其于予

治此則曰期于予治至此句而變化之神拙矣改其字為期字音之同也于予治三字終於蹈襲則踪跡顯然矣吾故曰拙或曰此人才思足以調易其所以必露此者將以嗤後世之無人也刑期于無刑之言民協于中見吕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時乃功見臯陶謨淮南子詮言訓聽獄制中者臯陶也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於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

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

用不犯于有司

愆字見詩不愆臨下以簡見論語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御衆以寛見論語寛則得衆罰弗及嗣用孟子罪人不孥賞延於世用孟子仕者世禄宥過無大二句用康誥人有小罪非眚云云至時乃不可殺又堯典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罪疑二句賢人以下忠厚之事聖人似不止此與其殺不辜二句見左傳襄二十五年聲子曰夏

書云云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民望之若水之就下沛然孰能禦之荀子哀公問舜冠孔子不對曰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所謂好生之德洽於民心也有司臯陶自謂也士師司刑不犯者即上言期於無刑民協於中也襄二十六年聲子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罰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不僭不濫此湯所以獲天福也荀子君臣篇賞不躬僭刑不躬

濫賞僭則利及淫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
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

允出茲在茲

襄二十三年仲尼曰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觀
辭氣似非指臯陶哀公六年左傳孔子曰楚昭王知大
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云云又曰允
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杜預註曰又逸書言信出己
則福亦在已孔安國曰信出此心亦在此義書傳曰誠

發於心亦惟在於臯陶也今味左傳孔子辭氣則在茲恐非指臯陶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

帝念功

襄二十一年臧武仲曰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

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正義曰此斷章為義故與尚書本文稍殊也孔安國傳曰念此人在此功廢此人在此罪言不可誣名言此事必在此義信出此心亦在此義言臯陶之德以義為主所宜念之猶不敢與內傳太遠也至蔡沈云念而不忘固在於臯陶舍之而他求亦惟在於臯陶名言於口亦惟在於臯陶誠發於心亦惟在於臯陶蓋反復思之

而卒無有易於臯陶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也殊不知襄二十三年仲尼曰夏書曰念兹在兹言順事恕施也仲尼辭氣固非指臯陶又哀六年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已帥常可矣孔子之意正與臧武仲由已壹也相合安得謂之斷章晉人偽作安國傳者猶有兢懼之意與杜註不敢太遠凡此曲折關紐蔡沈一毫不加考據方且晏然自以為將順

古文善解文義其亦剛愎不遜犯疑事無質直而不有
之戒者哉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
汝爭功
老子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
莫能與之爭後章又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又曰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夫聖賢不得已而有功
故功成而自不伐非為天下之與我爭功也無所為而

多能故能多而自不矜非為天下之與我爭能也智哉老子閔姦打訛下將以上也不足將以無損也不自大將以成其大也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凡其所言無非立地步占便宜之術與我聖賢大公無我盛德之至非為生正行干祿氣象固若九地視九天之遠矣至於反之之聖無所為而為不計功謀利者亦不啻南北水火之闊越也故其不矜不伐之言未脫於口而天下莫與爭之句已迫於下效之來若不俟其功之畢也先儒謂退

一步法者可謂一言以蔽之矣然則此人必借老子之言以為出於舜之口者何也曰其意以為天下皆服其功最其能禹可以當天下而不必辭也聖人禪授氣象似不若此曰聖人氣象果若何曰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而已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而即以戒辭綴之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而已堯即舜舜即堯夫道一而已矣決不如是之贅也今除堯曰舜亦以命禹之數言其外多為稱美誇大之辭果曰亦以命禹決不如是

之謏也且面謏之中而謀利計功之意溢於言外果曰非攘決不如是之同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荀子大畧篇舜曰惟予從欲而治以上三節皆因皐陶謨皐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敷演成文帝以民協於中歸美皐陶皐陶以好生之徳洽於人心歸美於帝復以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歸休於皐陶與皐陶謨中儆戒之言殊不類葢彼之美皐陶者因禹有苗頑弗即

工帝其念哉之語而云然其意深遠矣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

洚水儆予見孟子成允成功見襄五年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杜註逸書允信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功史夏本紀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聲為律身為度云云為綱為紀傷先人父鯀功不成受誅乃勞心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於鬼神卑

宮室致費於溝洫襄二十九年季札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孰能修之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

汝惟不怠總朕師

格汝二字見堯典格汝舜格爾衆庶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堯十六即位在位七十載試舜三載共八十九載舜六十即位而在位三十三載

盎年九十三歲則禹當攝位十有七年此盎因孟子舜

薦禹於天十有七年故也耄期倦於勤用孟子堯老之老字意曲禮九十曰髦百年曰期以為髦則更有三載以為期則猶少七年故二字兼舉若孟子稱樂正子之為人既曰善人又曰信人而結之曰二之中是也聖人辭氣恐不如是之巧也倦於勤三字則決知其非大聖人之言矣何也與前後篇戒飭之辭背而馳故也傳位天下之大事正欲禹之兢兢栗栗日慎一日顧乃首以倦勤之言唱之哉此可決知其妄也曰甚言已之老而

衰以示禹當傳位之意也曰非然也五十載陟方乃死柳下惠曰舜勤民事而野死祭法亦以此為言則年百有十歲非若前此九十三年之期也而未嘗倦勤猶如此且言與行違而以此示人尚何足謂之大舜哉孔子曰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趙孟偷人曰老將知而耄及之荀子正論篇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知慮取舍則無衰曰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議也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云云舜亦以命禹者若是而已何為復增之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堯曰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者若是而已何為復增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

謀勿庸堯曰四海困窮天禄永終舜亦以命禹者若是而已何為復增之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禄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舜大聖人也豈其躁而不吉哉韓子曰夫子與回言不違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禹祗台德先也豈其衆人而不回若哉大抵皆膠粘之飾辭耳故其文多支離而不貫補綴而可厭諛佞而不莊細冗而不切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允執厥中堯之言也見論語堯曰第二十夫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先儒以為所以明乎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自今考之惟允執厥中一句為聖人之言其餘三言蓋出荀子而鈔畧掇拾膠粘而假合之者也荀子解蔽篇曰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之危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

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荀卿稱道經曰初未嘗以為舜之言作古文者見其首稱舜之治天下遂改二之字為二惟字而直以為大舜之言楊倞為之分疏云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葢有道之經也其言似矣至於惟精惟一則直鈔略荀卿前後文字而攘以為已有何哉所謂伯宗攘善其無後乎荀卿子上文有曰心者形之君也出令而無所受令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其精之至也不貳又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

精又曰有人也不能此精於田精於市精於器之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下文有曰好義者衆矣而舜之獨傳者一也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又曰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此其精字一字之所自來也或曰荀子之言精一以精一爲一古文之言精一以精一爲二此正猶南北水火之不同也初何害其字之偶同哉曰非然也自僞孔安國註古文云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

先儒因其註而推廣之遂以精為擇善一為固執而有
知行兩者之分若原作者之意則正蹈襲荀卿之旨而
何異之有哉正猶楊倞分疏道經二字而為有道之經
之意也夫荀子一書引詩則曰詩云引書則曰書云或
稱篇名者有之何獨於此二語而獨易其名曰道經哉
若曰此二句獨美故以為有道之經則出此二語之外
皆為無道之經也而可乎雖曰荀疵不如是之悖也或
曰先儒之釋精一正與大學之格致誠正中庸之擇善

固執論語之博文約禮大易之學聚問辨無不脗合此其所以為聖賢傳授心法之妙也夫何疑之有哉曰聖人之言平正通達明白簡易而言之發也未嘗不當其可禪位之時而授以大學之始教其得為時乎善乎耕野王先生之言曰堯命舜允執其中其說見於論語今推其意若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者言巳之禪位出於天非有所私於汝也允執其中猶言汝好為之凡不中之事慎不可為也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言若所為

不中而致百姓困窮則汝亦休矣葢古人授人以職位必有警飭之辭如舜命九官皆勉以欽哉之類欲其知所戒懼而不敢縱恣云耳大舜聖人也豈有蹈不中以亡天下然古人兢業自持日慎一日訓飭之語觀禹戒舜以無若丹朱好慢游作傲虐則堯之戒舜豈其過哉中土呼事之當其可者謂之中其不可者謂之不中於物之好惡人之賢不肖皆以中與不中目之孟子所謂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即是指人之賢不肖言之也

其所謂中不中猶南方人言可與不可好與不好耳蓋其常言俗語雖小夫賤隸皆能言之初無所謂深玄高妙也傳者不察其中為一方言遂以為此聖賢傳授心法也矣夫所謂心法者蓋言治心之法耳其意以為人能操存制伏此心使之無過不及然後能治天下故聖賢以此相授其說固若有理且足以醒人耳目然初學之士於道未知向方必有先知覺之士為之開示蘊奧則可舜自側微以至徵庸觀其居家則能化頑嚚傲狠

者使不為姦命以職位則能使百揆時叙而四門穆穆過者化存者神治天下如運諸掌斯時葢未聞執中之旨也而所為已如此豈其㝠行罔覺邪抑天質粹美而暗合道妙邪迨即位而後得聞心法之要則其年已六十矣然自授受之後未聞其行事有大異於前日者是堯之所傳不足為舜損益也舜生三十徵庸即命禹治水則禹生後舜不過十餘年耳舜耄期而後授禹則且八九十矣使禹果可聞道及此而後語之不亦晚乎且

舜之稱禹以克勤克儉不矜不伐而禹所陳克艱之謨所論養民之政皆判然於理欲之間而其言無纖毫過差者此豈猶昧於人心道心而行事不免有過不及之失者必待帝舜告語而後悟邪方其未聞也其心不見有所損及其既聞也其心不見有所益則謂此為傳授心法者吾未敢以為然也仲虺告湯以建中於民成王告蔡仲以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成湯聖主蔡仲賢臣猶或可以與此盤庚告羣臣以各設中於乃心盤庚

之臣皆傚上從康摠貨寶者亦得與聞心法之訓何邪蓋嘗論之堯之告舜僅曰允執厥中而舜亦以命禹則其辭一而已當無所增損也禹謨出於孔壁後人附會竊取曾論堯曰篇載記而增益之析四句為三段而於允執其中之上妄增人心道心等語傳者不悟其偽而以為實然於是有傳心法之論且以為禹之資不及舜必益以三言然後喻幾於可笑蓋皆為古文所誤耳固無足怪也不特此也孔子告顏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

蓋教學者不得不爾而亦以為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顏子之明健不得聞不知今之教者於初學之士動作不循禮度者將禁制之使不為乎抑姑聽之待其至顏子地位而後約之以禮也是其為說固有所不通耳孟子叙堯舜至於孔子以為見而知之韓昌黎謂堯傳之舜舜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皆言其聖聖相承其行事出於一律若其轉相付授然耳豈真有所謂口傳面命邪道者衆人公共之物雖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而

謂聖人私以相授者妄也湯文孔子相去數百歲果如何以傳授也邪若謂其可傳則與釋氏之傳法傳衣鉢者無以異恐聖人之所謂道者不如是也孔子告曾子以吾道一貫此亦尋常之語言而今人亦推崇以為其師弟子密相授而以為曾子得一貫之妙且以一與貫字相為對待而訓釋之如此為一如此為貫皆不成文理何以知之以曾子告門人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知之也葢夫子恐曾子以為己之道施於己是一般施

之人又是一般不知聖人之道退則修己出則治人成己為忠成物為恕人己雖有不同而道則安有二致故曰吾道一以貫之門人不喻其意而曾子曉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政即其實以曉之知忠恕出於一致則知夫子之道果是一以貫之矣此與子貢論多學而識而告以予一以貫之者語意不同此則言我之道是人己一貫彼則言余之於學非多學而識乃一以貫之猶所謂通於一而萬事畢云爾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頼

僖二十四年君子曰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文十八年史克曰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哀十七年楚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十八年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於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蓋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此所謂朕志先定者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此所謂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左傳曰卜不襲吉周書曰一

習吉又石奥曰歳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
改卜堯典曰禹拜稽首讓於稷契曁臯陶儀禮曰敢固
以辭原思辭禄子曰毋禹讓於稷契曁臯陶帝曰俞往
哉汝諧

三旬苗民逆命

伏生書廿有八篇渾渾爾灝灝爾噩噩爾典則典謨則
謨誓則誓誥則誥如堯典一篇述堯命羲和放齊驩兜四
岳及禪位之事曁舜受禪巡狩命九官十二牧之事綱

領宏張循循有序固非史臣之有意於文治之盛言之自不能不文也臯陶謨一篇君臣一堂之上更相戒飭陳謨之體又如此禹貢洪範顧命各是一體真如日月列星之施於天山川岳瀆之經於地非後世老於文墨者之所可企而及也至於殷盤周誥則又詰屈聱牙有難以句者矣若夫古文者除禹謨一篇之外餘五子之歌而下如出一律間或有異者不過改易增換畧加潤色即為一篇耳非若今文之篇篇出於事實也廿有五

篇之中獨禹謨一篇長且多於他篇若以振發其竒異而非寂寥短章之比也最其用心者在此篇最為紕繆者亦在此篇故雜三體而為一原其初意專為禹受禪而作恃堯曰首章而發意嫌其太寂寥故首之以謨終之以誓自今觀之臯陶謨已備載禹之謨矣而又有大禹謨篇豈得不為長文哉耕野王先生曰禹謨一篇出於偽作其征苗之事亦不可信今按征苗一段雖為欲廓長其篇句而設然此人之會萃諸書蹈襲而成文亦

不可不知也今畧舉一二戰國策曰禹袒入裸國史記吳起曰昔者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修政不德禹滅之遂有禹徂征之事僖十九年子魚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又因文王伐崇三旬弗降遂有三旬苗民逆命之事因子魚有勸襄公退師無闕而後動遂有益贊於禹之事因文王有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遂有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之事

至誠感神

召誥曰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

奉辭伐罪

哀二十三年知瑶伐齊曰以辭伐罪

唯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緇衣說命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今上句用唯口字下句用興戎字合作一句為若說命之言取諸此者

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

周語內史過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

班師振旅

左傳襄十年荀偃士匄請班師又傳云出曰治兵入曰振旅

荀子成相篇舜授禹以天下尚德推賢不失序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舉舜甽畒任之天下身休息莊周曰舜舞干羽於兩階而有苗服淮南子齊俗訓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

舜齊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時天下大雨氾論訓舜干戚而服有苗許慎註舜之初有苗叛舜執干戚而舞於兩階之間有苗服從之以德化懷來也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詩曰致天之屆易謙之彖傳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下文有地道人道鬼神四句連類而發所謂矢口為經決非因襲之語今易盈字為滿字易虧字為損字所以新其

字也易虧盈爲滿招損易益謙爲謙受益所以奇其句也藏形匿跡如此然後以時乃天道朿之於下與彖傳繁簡順逆迥不同矣自以爲龍蛇虎豹變見出没人孰得而搏捕之哉然揔之不離一天道虧盈而益謙也以此欺孩提乳臭者可矣若以欺明鏡止水之賢人君子烏乎可且蹈襲而無當以上文觀之舜稱禹不自滿假不矜不伐矣禹何弗謙之有是於上文無當以下文觀之即引舜之至德要道所以感通神明者謙又不足以

言之也是於下文無當此之謂百孔千瘡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

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

此因堯典父頑字與臯陶謨苗頑弗即工之頑字相同而遂蒐輯此二條以立言萬章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無于父母三字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則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此三句恐為

逸書然亦未敢必葢以二人口氣無引書曰之文故也
首以帝初于歷山者因史記耕于歴山歴山之人皆讓
畔者故也言初者以見其後之化也所以承上起下之
辭也此句乃晉人所增當删葢既云于歴山正以田而
往也與下句往于二字重複有礙學者讀慣不覺細味
之自見負罪引慝一句亦晉人所增當删葢因孟子下
文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之意而用此四字於二條
之間亦所以承上起下負罪二字用廉頗負荆謝罪之

意引之一字若引咎責躬之引慝之一字用詩之死矢靡慝之慝然涉於心之思慮擬議口之自責自艾然後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者是乃所以言賢人君子以下之事而非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者之所作為也辭雖貫穿而意實侮舜矣故曰當刪號泣于旻天之上加日字乃此人之故知如此聖化神矣恒情罔測禮家雖有三諫號泣之說然當耕而耕日日號泣亦非存心不他之義不若萬章長息無此字語尤圓而活也祗載三句見

孟子且有書曰二字此可知其必為逸書無疑當拈出而標註之然後見後學尊經之意不敢以魚目褻我明月夜光也瞽亦允若孟子有瞍字為是今此人節去瞍字者因堯典有瞽子之文故也當是時四岳既居顯位而復當堯天子之前故言瞽字無害今舜既為天子矣禹益皆其臣子又非帝堯當陽之時瞽瞍為天子之父即後世之所謂太上皇也公然以待有鯀在下者父之名稱之但知字之可據而不知時地之不同吾恐禹

益之心不惟不敢亦惕然有所不忍乎記曰擬人必於其倫聖天子之父亦既允若矣底豫矣諄諄口之以儕諸蠢竄分北之苗可謂於其倫乎哉以明月夜光而投之以彈野雀此逸書之不幸也急於蒐葺而不知其上下文不從字不順句句失其職皐陶謨之昌言殆不類此崇伯子之所以薦於天者决知其不然吾以為晉人之誣伯益厚矣安得不昌言以排之哉或曰伯益特借替以明至誠感應之機云耳吾子何求之深也曰事體

不例之甚感父頑者可以號泣祗載施之苗頑則不可
試即其言而例之必曰禹往于苗日號泣于旻天于有
苗負罪引慝祗載見有苗夔夔齋慄苗亦允若然後為
至誠也不敬何以別乎其辭氣之弊必至於此且瞽之
頑乃舜在下時之不幸此書之言又薦禹以後時所言
晉人欲取以神其說不知其不當言也此班師一段皆
暗用文王伐崇事而失之遠甚舜禹感苗之誠久矣與
文王時勢之難者亦復不例之甚若前此而誠猶有所

未至文敎猶有所未誕敷必待益之文修不逮而後求誠而後誕敷則衛武公以下之事湯武亦不必然也然則何足以為舜禹吾故曰非益之言也誕之者厚也益必不忍借聖天子允若之父以例苗頑也因父頑苗頑二頑字之相同而蒐輯此二條以立言者果信也

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

誠字見召誥其丕能誠於小民今休感神明用孝經通於神明句矧茲用孝經達於邦家意禹拜昌言曰俞全

用皐陶謨語上文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則下文宜舉遠於苗者以為況方與無遠二字相照應顧乃引天子宮禁之內親父以為況此文義之不相照應者親親而仁民順而易者苗民弗用靈逆而難者也取順而易者以況逆而難者將以嘲禹之不能格鯀耶此豈近於人情益果以禹之至誠不能感神格苗何不昌言於未出師之前及勞師費食三旬之久然後乃教禹以謙又教以至誠斯師也謂之何哉殆左傳所謂遷延之師者與

禹拜昌言曰俞者拜慎厥身修至邇可遠在茲之昌言也移於此茲所謂惑者也

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或曰子之攻詰古文不遺餘力矣其亦有所據乎自魏晉以來明智之儒不可枚舉悉皆尊信古文而伏生書反附麗以行至子之身而深距之若無所據則不免於侮聖言者矣子獨且柰何哉應之曰無所據而妄為之說小子何敢吾所據者匪從天降匪從地出即以伏生

之本經而發偽書之壘守也不然則晉人偽書反為膏
肓沉痼之疾而伏生所傳者聖人之本經反為千載之
廢疾矣予之汲汲於攻之者將以箴膏肓而起廢疾耳
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傳曰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
堯南面而立舜北面而朝天下不可一朝居也夫堯舜
賞功之實果何在哉匪堯舉舜舜舉十六相也耶堯舜
罰罪之實果何在哉匪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也
耶故曰四罪而天下咸服晉人竊取莊周之寓言亂我

聖經之正理莊周曰孫叔敖甘寢而郢人投兵舜舞干羽於兩階而有苗來格晉人愚而受欺以為文德格遠真聖人過化存神之事於是攘臂蒐茸駕空紐揑創為征苗之誓以拓長一篇之文而有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之言後之儒者不復致思不加參考遂至曲為彌縫兩可依違寧使正經之蔽虧諱言邪說之亂真嗚呼惜哉真所謂以華丹亂窈窕以强辭奪正理者矣未嘗參互考訂安能深知其為膏肓沈痼之邪

說所以惑世而誣聖者耶考之堯典曰竄三苗于三危蔡曰蓋其負固不服乍臣乍叛舜攝位時而竄逐之禹治水之時三危既宅而猶頑不即工則舜之竄為徙竄而史臣四罪咸服之言當削矣此其違經叛聖黨邪說而助之攻正一也考之臯陶謨禹曰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廸朕德時乃功惟敘初未嘗有命禹徂征之事帝又曰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則帝以付臯陶之象刑若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者是也又安得有命

禹徂征之事蔡沈曰禹攝位之後帝徂征而猶逆命其違經叛聖黨邪説而助之攻正二也考之禹貢曰三危既宅三苗丕叙與堯典竄三苗於三危之文特相照應與帝命臯陶為士五流有宅之刑特為互見可見伏生聖經未嘗失其本經非獨口以傳授而為壁出之善本也明矣今蔡言既宅丕叙之後而舊都猶頑不即工則安得謂之既宅謂之丕叙哉且其負固全力之時不假用兵而可以遠宅丕叙之於三危之遠顧於舊都遺落

之種乃敢阻兵安忍而逆命抗衡於誓師之久又不通之說矣此其違經叛聖黨邪說而助之攻正者三也又考之呂刑曰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於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於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蔡沈曰呂刑之遏絶通其本末而言所謂本者非言舜之

竄逐時乎所謂末者非言舜之分北時乎夫本之時既言有舊都之頑在安得謂之遏絶哉末之時既曰來格矣又從而遏絶之不幾於遏絶已降者乎此其違經叛聖黨邪説而助之攻正四也吕刑又曰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於苗又曰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於獄之麗罔擇吉人觀於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於苗苗民無辭於罰乃絶厥世曰有辭於苗曰無辭於罰曰乃絶厥世皆與堯典

臯陶禹貢合而獨無一字及於徂征來格之意與禹謨合蔡沈猶不能辨其有留無心亦已甚矣此其違經叛聖黨邪說而助之攻正者五也至於堯典之末而特書分北三苗一言者是即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丕叙之意匪有它也蓋竄遷之時有頑不即工者臯陶以象刑謫遣之禹於雍州即隨至而宅叙之此其首尾照應較然可尋文理血脉貫通無間安可以徂征來格之文反易明徵之實迹哉且人既來格不可追其既往革心向化

之人聖人必不分北之聖人既分北之則決非來格之人來格之與分北不啻氷炭之相反也學者將以分北為是乎將以來格為是乎如以來格為是則大禹謨為真堯典為偽矣如以分北為是則堯典為真大禹謨為偽矣堯典既為偽則皐陶謨禹貢呂刑皆不足信也皆可删也大禹謨為偽則皐陶謨禹貢呂刑皆昭如日月也皆不可以附麗儕列於五十九篇之内也二者必居一於是安得㑗㑗茫茫為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而兩可

依違於其間使千載而下舜禹大聖人獨蒙分北已降之過者哉夫使我二帝三王之正經萬古如長夜混玄珠於沈沙豈非吾儒之罪也哉聖經如日焉忍混之吾嘗原晉人之心矣以為非勦取文王伐崇修教因壘而降不足以形容舜禹過化存神之妙殊不知天地之大德曰生非不欲為無秋之春也然四時以序而行不能即夏而為春故君子靜觀天地震曜殺戮之心是即天地生育養長之心不必別求天地之心也聖人法天者

也賞以類天之生育養長刑以類天之震曜殺戮故君子靜觀聖人流放竄殛之心是即聖人過化存神之心不必別求聖人之心也如必以流放竄殛之刑為不足以盡聖人過化存神之妙而別求干羽以為奇則吾將求其備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故九經之序由家以及朝廷由朝廷以及其國由國以及於天下三苗天下之荒服也共工驩兜鯀朝廷之臣也今既能忽然而使有苗之來格矣又何不忽然而

使工兜鯀之勦化尚何以流放殛為商均傳家之子也
又何不忽然而使商均之洗心尚何有不肖為哉是則
猛虎虺蛇之不能擾馴不害其為天地工兜苗鯀之不
能化不害其為聖人而立異以紊聖經即為邪說也昭
昭矣斯義也晉人固不足以知之蔡沈略知其說之不
通曲為文飾又不自知其立說之乖剌也其注皐陶謨
曰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禹以征之征之不服以
益之諫而又增修德教及其來格然即從而分北之是

欺其不見而取之也焉有仁人在位罔苗之事而可為哉猶自誇以為知聖人兵刑之叙與帝舜治苗之本末豈非誣而可憐哉於彼則曰以益之諫又增修德於此則曰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敷則彼所謂增修者果何物也耶註之上文既曰苗之來格非以舞干羽而至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適當其時則益之戒為空言無補而作史者亦隨事劄記之常耳下文復曰作史者因即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千載之下猶可以

是而想其一時氣象夫奉辭不足以威敵則其用兵也誠為兒戲舞羽無關於向化則其文舞也不過目覩如此氣象尚何可想之有此其言皆自相牴牾者也且有苗之格既逆於三旬之徂征又不為干羽之速化則其格也豈別有神兵以驅之耶凡皆彌縫諂佞晉人之訛而遑其兒童之見無足取者豈非無得於心故不得於言也耶

五子之歌

史帝啟崩子太康立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襄四年魏絳曰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云云此篇節取其後曰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未曾言太康畋也

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周語單襄公曰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罔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今改上字為下字淮南子說林訓君子之居民上若以朽

索御奔馬泰族訓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晉語知伯國曰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云云又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成十六年單子曰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文十八年史克

傲很明德以亂天常

其二曰訓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

宇彫牆

越語范蠡曰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

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戰國策儀狄作酒禹

飲而甘之宣元年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墻

第三章

左傳哀公六年楚昭王有疾不祭河孔子曰楚昭王知

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此語今以為五子之歌第三章但歌中無帥彼天常一句下亦微異其行歌作厥道乃滅而亡歌作乃底滅亡杜預註逸書滅亡謂夏桀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由於不知大道故孔穎達疏曰賈服孫杜皆不見古文以為逸書解為夏桀之時惟肅云太康時也案王肅註尚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夫作古文者

以仲康復立故以五子能明祖訓然當作歌之時羿雖距太康於河猶未至於滅亡也故改作乃厎滅亡言其勢至於滅亡也由乃滅而亡則杜註以為夏桀之時者為當由乃底滅亡則未知或為太康之時或為夏桀之時也孔疏此章於尚書寂無辨証之語於左傳則曰此多帥彼天常一句又字少異者文經篆隸師讀不同故兩存之又曰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葢疑古文為王肅所擬也　今按少帥彼天常一句改其行為厥道者

則故為繆亂以惑學者攺乃滅而亡為乃厎滅亡則欲遷就其説以當太康之世然不知此章之體句句用韻今厥道一句獨不用韻則其不知而妄攺卒亦莫能掩矣以為王肅所擬者甚是又恐作古文者見王肅之言而附會成書亦未可知也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周語單穆公曰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常昭

注逸書單穆公下文又曰且絶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汚也其竭也無日矣

鬱陶乎予心顔厚有忸怩

孟子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詩曰顔之厚矣又晉語平公射鴳忸怩顔

胤征

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今按左傳昭廿三年吳公子光曰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

小必濟而不云夏書有之曰但改其字作厥字改雖小必三字為允字荀子君臣篇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今作政典史記帝仲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襄十四年師曠引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周禮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

不用法者國有常刑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襄二十一年祁奚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杜註逸書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又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馬杜註謀鮮過有謨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孔頴達正義云此引書曰夏書胤征之文也彼作聖有謨訓此云惠訓不倦以為晉人改書之勳為訓不可得而知也以為

祁大夫改晉人之訓為勲亦不可得而知也但謨鮮過
承謨勲而言惠訓不倦承惠我無疆而言則我的然知
杜註之是矣然則晉人之改勲為訓者實因惠訓之訓
字而改也古人之引詩書必不奪書以與詩也且書曰
之上未有夏字訓字不換不可以入胤征蔡氏不知考
証區區之忠大忠之賊也矣

火炎崑岡玉石倶焚

晉書袁宏三國名臣贊云滄海横流玉石同碎又劉琨

傳同可見是晉人語

尚書考異卷二